

太平廣記

百九十二之
百

驍勇
豪俠
博物
文章

武臣有文

內閣文庫		
一五九函	三二九號	漢書類
一〇架	五二冊	

內閣文庫		
三〇九函	三二九號	漢書類
七二冊	五二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22)	
函號	309	11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一

驍勇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留丘訢

朱遵

趙雲

呂蒙

任城王

桓石虔

楊大眼

麥鐵杖

彭樂

高開道

杜伏威

尉遲敬德

柴紹第

秦叔寶

薛仁貴

公孫武達

程知節

薛萬

李楷固

王君奭

宋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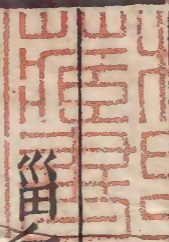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留丘訢

周世東海之上有勇士留丘訢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泉令飲馬



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訢於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人曰當丘訢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於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夜半果來拔劍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於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劍不刺二不肖也亦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丘訢收劍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出獨異志

朱遵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遵擁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爲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爲置祠號爲健兒廟後改勇士祠

出新津縣圖經

趙雲

蜀趙雲字子龍身長八尺姿容雄偉居劉備前鋒爲曹公所圍乃大開門偃旗鼓曹公引去疑有伏兵雲於後射之公軍大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視昨日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出趙雲別傳

呂蒙

吳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時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歸言

於母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成大名出獨異志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劉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問章取其利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好擊劍百步中於懸髮樂聞國獻彪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驍勇之徒莫敢輕視章曳虎尾以繞臂虎弭無聲人莫不伏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鍾置崇華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章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權武吞併吳蜀如鴟銜腐鼠耳章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喪者皆言昔亂軍傷殺者皆無柳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

九土精靈知其懷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城舊事二卷至東晉初藏於秘閣出拾遺錄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材幹趨捷絕倫隨父豁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獨異志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跣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垂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爲軍主稍遷輔

國將軍王肅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爲張關不過也出談

麥鐵杖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繖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起伏下執役往迴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頰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捨而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泅水過楊子江爲巡邏者所捕差人防守送於姑蘇到慶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迴乃口銜二首級攜劍復浮渡大江深爲楊素獎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出嶺表錄異

彭樂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出獨異志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鑿工絹三百匹後爲其將張金樹所殺出獨異志

杜伏威

隋大業末杜伏威與陳稜戰於齊州裨將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射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後斬首

稜乃大敗

出獨異志

尉遲敬德

王克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乘煬帝所御駿馬鎧甲甚鮮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乃與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敬德常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毆道宗目幾至眇

出譚賓錄

柴紹弟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鞞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卽以他枕

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卽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間出

出朝野僉載

秦叔寶

唐太宗每臨陣望賊中驍將驍士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頗病之輒命秦叔寶取之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於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及後叔寶居多病病謂人曰吾少長戎馬前後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

出譚賓錄

大正書局

卷百九十一

五

五

薛仁貴

唐太宗征遼東駐蹕于陣薛仁貴著白衣握戟豪健張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後率兵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先問唐將謂何曰薛仁貴也突厥曰吾聞薛仁貴流會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遁去出譚賓錄

公孫武達

唐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物逼武達索靴武達授足與之賊俯就引靴武達毆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仗禦餘寇獲免出譚賓錄

程知節

唐裴行儼與王克戰先馳赴敵為流矢所中墜於地程知節救

之殺數人克軍披靡知節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克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挨折其槊斬獲者與行儼皆免出譚賓錄

薛萬

唐契苾阿力征遼東以騎八百遇賊合戰被槊中腰為賊所窘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馬入殺賊騎救阿力於羣賊之中與之俱出阿力氣盡東瘡而戰賊乃退出譚賓錄

李楷固

唐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縹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縹將麀鹿狐兔走馬遮截放索縹之百無一漏鞍馬上弄弓矢矛稍狀如飛僊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為將稍貪財好色出為潭州喬口鎮將憤恚而卒也出朝野僉載

王君奩

唐王君奭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事玄宗於廣達樓引君奭及妻夏氏宴設賜金帛夏氏亦勇決每君奭臨陣夏氏亦有戰功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陣四部落爲酋長君奭微時往來涼府爲回紇所輕及君奭爲河西節度使回紇等快快耻在麾下君奭奏回紇等部落難制潛有謀叛遂留四部都督後四部落黨與謀叛君奭以復怨會吐蕃間道往突厥君奭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四部落伏兵突起君奭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奭

出譚賓錄

宋今文

唐宋今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圈以闌之今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今文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紫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

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今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譽次之孫善書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爲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剄大破之

出朝野僉載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臨堦而立取鞋一鞞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忤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朝野僉載

李宏

唐定襄公李宏號王之孑身長八尺曾獵遇虎搏之踣而臥虎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一
坐其上奴走馬匆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而斃宏及
奴一無所傷出朝野僉載

辛承嗣

唐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會解鞍絆馬脫衣而臥令一人百步
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韉馬解絆著衣擐甲上馬盤鎗逆拒刺馬
擒人而還承嗣後與將軍元帥獎馳騁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
捺蜻蜒走馬二十里與中郎裴紹業于青海被吐番所圍謂紹
業曰將軍相隨共出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為將軍試之單馬持
鎗所向皆靡却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乘之
一無所傷裴旻與幽州都督孫佺北征被奚賊所圍旻馬上立
走輪刀雷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遂飛而去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二

驍勇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來瑱

哥舒翰

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業

馬勛

汪節

彭先覺

王徘徊

鍾傳

墨君和

周歸祐

王宰

來瑱

唐來瑱天寶中至贊善大夫未為人所知安祿山叛逆詔朝臣
各舉智謀果決才堪統眾者左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橫才略表
入即日召見稱旨拜潁川太守克招討使累奏戰功肅宗即位
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屬羣賊蜂起頻來攻戰皆為瑱

太平廣記

卷第一百九十二

所敗賊等懼之號為來嚼鐵出譚寶錄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鎗追賊及之以鎗貫其肩而喝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墜家僮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下馬斬其首出譚寶錄

馬璘

唐廣德元年吐蕃自長安還至鳳翔節度孫守直閉門拒之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廻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翌日又逼賊請戰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出譚寶錄

白孝德

唐白孝德為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率騎五千臨城挑戰龍僊捷勇自恃舉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思請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軍門俟入而繼進及請大衆彭噪以假氣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跋便僻可萬全龍僊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動孝德搖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僊不之測又止龍僊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僊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

孝德伺便因瞑目曰賊識我乎龍僊曰何也曰國之大將白孝德龍僊曰是猪狗乎發聲虓然執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騎亦繼進龍僊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逐之斬首提之歸出譚賓錄

李正巳

唐李正巳本名抱玉侯希逸為平盧軍帥希逸母郎正巳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驍捷有勇力實應中軍衆討史朝義至鄭州回紇方疆恣諸節度皆下之正巳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巳擒其領而批其額回紇屎液俱下衆軍呼突繇是不敢暴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衆立正巳為帥朝廷因授平盧節度使出譚賓錄

李嗣業

唐李嗣業領安西北庭行營常為先鋒將持棒衝擊衆賊披靡

與九節度圍賊因中流矢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聲亂問之知戰因闕瘡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出譚賓錄

馬勛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藍屋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勛至上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郎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勛尅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勛既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叛以數百騎逐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勛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

右遽承其背刀不甚下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
 今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馳就其軍營士已
 被甲執兵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
 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為乎衆讐
 伏於是縛用誠遣送洋州振杖殺之拔其二使總其衆勛以藥
 自封其首來復命愆約半日

出譚賓錄

汪節

太微村在績溪縣西北五里村有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
 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
 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
 不信之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
 遂以賂請節節又捷而致之故地尋而薦賤禁軍補神策軍將

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礮置二丈方木於礮上木上又置一牀牀
 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
 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

出欽州圖經

彭先覺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今
 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
 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
 飲會暝獨持兩牀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矣

出御史臺記

王俳優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
 戲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

出北夢瑣

鍾傳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恒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谿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麤即以僕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

兩相擊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傳以鬪虎之名為衆所服推為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出耳目記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為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為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為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為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

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醢酒大犒於臺城輦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爲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國又見趙主之方幼乃圖之遂從下矣上伏甲俟趙王旦至卽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畧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望不忽忽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卽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於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奔來拳毆燕之介士卽挾負趙主踰垣而奔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旣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於東

圃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於庭兼令具以禮斂仍使告於燕主匡儔忿其兄之見殺卽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主旣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問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出劉氏耳目記

周歸祐

燕之舊將周歸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劒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於梁爲騎將之先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徃徃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於獵場席地俾坐滿挽而射貫腋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三
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後竟死於牖下

出北夢瑣言

五十二

王宰

丁丑歲蜀師戍於固鎮有巨師曰費鐵嘴者本於綠林部下將卒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一日遣都將領人攻河池縣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壯而勇只與僕隸十數輩止于公署羣盜夜至宰啓扉而俟之格鬪數刻宰中鏃甚困賊將踰其闕小僕持短鎗靠扉而立連中三四魁首皆應刃而仆腸胃在地焉羣盜於是昇屍而遁他日鐵嘴又劫村莊纔合夜羣盜至村或排闥而入者或四面壞壁而入民家燈火尚熒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婦人以杓揮釜湯潑之一二十輩無措手為受害者皆狼狽而奔散婦人但秉杓據釜略無所損濩旬月後鐵嘴部內數人有面如瘡癩者費終身耻之

出玉堂閒話

卷百九十二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俠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亭

虬髯客

彭闢高墳

嘉興繩伎

車中女子

李亭

漢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嘉名狗則有修豪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鷄則有從風孤飛之號

出西京雜記

虬髯客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

末年益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靖
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
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
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旣去而拂妓臨
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領而去靖歸
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
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
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
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
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
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
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

人也靖不自意獲之益喜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
屢旣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
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
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
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
熟觀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
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遙呼
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
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
亂切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
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間則無隱矣具

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斟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異人乎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今何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明發何時到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明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訖乘驢而其行若飛迴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速鞭

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思見郎君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論斥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未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郎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郎見二乘攬衣登樓郎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登樓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謁文靜時方奕碁揖起而語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靖旁立爲侍者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清氣

朗滿坐風生顧盼睥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碁子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媿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知磬欲令新婦祇謁略議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策馬遄征俄即到京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非人間之物巾粧梳櫛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者紗帽褐裘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蓋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

間之曲度食畢行酒而家人自西堂昇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克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郎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略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當然也將余之贈以奉真主贊功業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顧謂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乘馬一奴乘馬從後數步不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

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出虬髯傳

彭闥高瓚

唐貞觀中恒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鬪豪於時太酺場上兩朋競勝闥活捉一豚從頭齧至頂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闥於是乎帖然心伏出朝野僉載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黨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歎

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其所為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行往

在此日焉

出原
化記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閑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此人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疆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佇貴客至午後方云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純素二人羅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

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數巡至女子執盃顧問客聞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此人畢遜辭讓云自幼至長唯習儒經絃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為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為之女曰所請只然請客為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坐中諸後生各令呈技俱起設拜有於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舉人驚嘆恍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盛駟可乎舉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此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

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
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此人饑急取食之
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許仰望忽見一物如鳥
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生謂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
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此人育膊
訖絹一頭繫女人身女人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
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潛窺
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面上矣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崑崙奴

侯彝

僧俠

崔慎思

聶隱娘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
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徃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
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
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合
菴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銷妓者擎一甌與生
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銷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
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云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相訪無

間老夫也命紅銷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育前小鏡予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怛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瑤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誥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育前小鏡予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達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

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緩褰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

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載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

使踰年郎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奇出傳

侯彝

唐大曆中有萬年尉侯彝者好尚心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左右膝蓋下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蓋下又繫之翻示御史乃以鍬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燧慟左右皆不忍視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郎召見曰何為隱賊自

貽其苦若此彛對曰賊臣實藏之已然諾於人終死不可得遂
貶之爲端州高要尉出獨異志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
洽日將夕僧指路岐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
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郎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
至韋生問之郎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昏夜
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郢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
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
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生知其盜也乃彈之
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
莫惡作劇韋生知無可柰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野數十人

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
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郎就此也韋生見妻女
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郎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
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
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擲腦後五丸
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齏餅環之揖韋生
就座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
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郎成齏粉矣食畢
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
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
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劔及
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人一堂中乃

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獾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出唐語林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為妻婦人曰我非仕人與君不敵不可為他時恨也求以為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

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為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既剋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竝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慎思驚嘆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餒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為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出原化記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

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
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
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
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
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
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
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
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
捷保登本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
尺許鋒利吹毛令刺逐二女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
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
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

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
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
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
人舍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
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
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曰見前人
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
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
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
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
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
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室

而屠數年後父卒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吏如此
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
其首引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筭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
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夫夫以
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
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
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
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勿
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
知魏帥之不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
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收布囊
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繼至

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銷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迴劉聽之至
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
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
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
良久見一人望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
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
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
從空虛而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
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蠊
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
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
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纔未逾一更已

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
 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
 人但乞一虛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統軍
 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
 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
 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
 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
 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
 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出傳奇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紅線

胡証

馮燕

西京店老人

蘭陵老人

廬生

義俠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
 俾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
 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
 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
 河未寧以滏陽為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
 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毫節

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
肺氣遇熱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
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卹養常
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
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
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
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
異乃曰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
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卽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線曰此
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
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疋馬使具寒暄書其他
卽待某却廻也嵩曰然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

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蠻髻貫金雀
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宵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
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
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
問卽紅線廻矣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
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
前二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
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
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
一星劒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
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
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

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斫而殫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轂後車來

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竝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癘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降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侍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往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

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吟朝陽爲
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
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
遂亡所在

出其
澤謠

胡証

唐尚書胡証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晉公裴度同年常狎遊爲
兩軍力人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
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鐘
不啻數升杯盤無餘歷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
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鐘引
滿一過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凡令者一鐵躋自謂証復
一舉三鐘次及一角甌者三臺三過酒未能盡淋漓殆至並座

証舉躋將擊之衆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
敢爾乞今赦汝破命叱之令去

出據
言

馮燕

唐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毬鬪
雞戲魏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
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耽鎮滑知燕材
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
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從其類飲燕因得間復偃寢
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甲踏步就蔽轉匿戶
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卽
以刀授燕燕熟視斷其頸遂巾而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
欲出自白嬰鄰以爲真嬰殺留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

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殺而得獨存耶共持嬰百餘笞遂不能言官收繫殺人罪莫有辯者疆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團圍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與燕俱見耽盡以狀對耽乃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者皆免出沈亞之馮燕傳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追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

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擁榻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榻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出酉陽雜俎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地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

卒直入通黎之官闕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
 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
 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文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
 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
 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不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
 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鬚擁劍
 長短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
 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地
 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
 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據授別日更相顧也
 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
 已空矣

出酉陽雜俎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
 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
 及鑪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
 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
 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
 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
 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
 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
 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
 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七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
 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候殺舅此術十得五

六方謝曰某師僊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
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
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出酉陽雜俎

義俠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
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
狀貌不羣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
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
滿數年客遊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
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卽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
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上
與令宅唯隔一牆客于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于十日

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
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今不語久之乃曰君
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
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奔不知何故此
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
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
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在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
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
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
辭訣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俠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田膨郎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潘將軍

賈人妻

荆十三娘

許寂

丁秀才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翫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

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

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僊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出劇談錄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宏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巖懿親及宴席帶幕器血之類假於計司巖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於曲江亭子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進士同日有宴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傍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箠根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于地救使亦爲所箠既而奔馬而反左右從而俱入門門亦隨閉而已坐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

錢東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阿誰有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然當爲擒矣後旬朔坐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出掖言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礙於德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從既啓扉而花鵲連吠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

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鬢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德復為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捨龜壽罪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闈曰幸為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繹薨龜壽盡室亡去出三水小牘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為潘鵲碑也本家襄漢閭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

觀爾形資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鬼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纏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詢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益以紉針為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舅甥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殺羞時

有本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橋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
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
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
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
蹈湯火超曰潘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
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繪綵酬贈女子曰
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
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
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
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曰
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送請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
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

方三層言 卷百九十一 四 吾共

徒及為尹密詢左右述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出劇談錄

賈人妻

唐餘于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司駁放資
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
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
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
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郎曰僕之厄塞貼
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
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
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
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鎖之具悉
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

平黃已 卷百九十六 五

息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
拒之立不之疆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
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
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晉縉
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
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攜皮
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擎囊
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
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
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遑駭達旦不寐
則以財帛僕買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
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出集異記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
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
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
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
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
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之且請過江
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
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山北夢
瑣言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于晉徵君一旦有夫婦偕詣山居

攜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容色過之狀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壺觴命許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時寂按道服也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水拭脚徘徊間不見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其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潼廳有一僧繼至縣宰周某與之有舊乃云今日自興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宰謂杜曰此僧乃鹿盧躡亦俠之類也詩僧齊已於瀉山松下親遇一僧於頭指甲下抽出兩口劍跳躍凌空而去出北夢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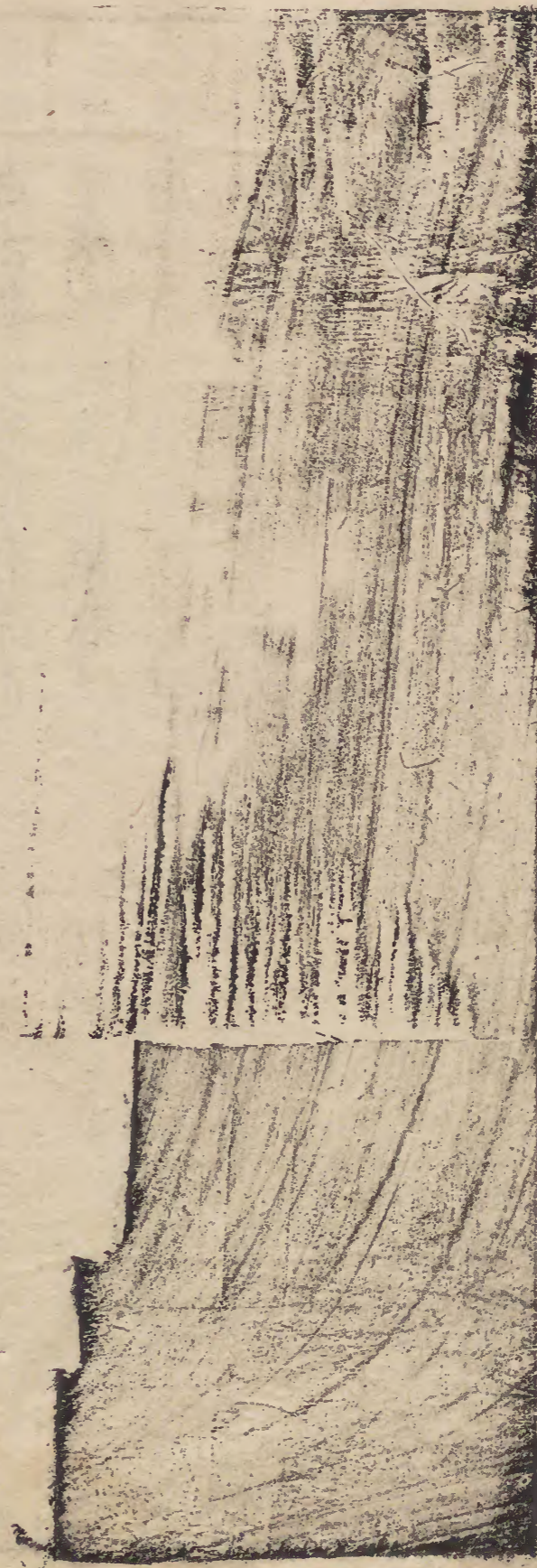
言

丁秀才

朗州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於觀中舉動風味無異常人然不汲汲於仕進盤桓數年觀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肥羜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為戲俄見開戶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迴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莫知所往唯銀榼存焉觀主以狀聞于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云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淮間曾聆此事而構思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耽

段成式

江陵書生

東方朔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為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

出尚書故實

太平廣記

卷第一百九十七

一

劉向

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關提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知劉向按此言之宣帝大驚由是人爭學山海經矣出山海經

胡綜

胡綜博物多識吳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雕縷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反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眾人咸歎其洽聞而悵然是失出綜別傳

張華

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鍾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出小說

又

晉陸士衡嘗餉張華於時賓客盈座華開器便曰此龍肉也衆雖素伏華博聞然意未知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試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窮其所由鮓主曰家園中積茅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餉陸出世說
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中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出小說
又武庫內有雄雉時人咸謂為怪華云此虵之所化也即使搜

除庫中果見蛇蛻之皮出小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

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即從華言聲聞數十里出小

又惠帝時有得一鳥毛長數丈華見而歎曰此所謂海鳥毛此

毛出則天下土崩果如其言出異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曾見

此穴夫自過視之至穴婦推天墜穴至底婦擲飢物如欲祭之

此人當時顛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飢食之氣力稍彊周惶覓路

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

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杭米香嚼之

芬美過於克饑即裹以為糧緣穴行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

者味似向塵又齋以去所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曠而食所齋

畫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為飾雖

無日月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也便

告請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從命進道凡遇如此者九處且後所

至苦告饑餒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

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嚼食即得療饑

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

久便復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即歸洛問華以

所得二物視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

地僊名九館羊為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

後者克饑而已出幽明錄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熟盡下可

以冷水灌之更熟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

康中入洛乃齋以示華華云此所謂然石

出異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其上晉初嘗有一人悞墜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試投食於穴墜者得之為糧乃緣穴而行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饑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不墜者曰不願停碁者曰汝從西行數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異慎勿畏但投身入中當得出若饑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墜者如其言井多蛟龍然其墜者輒避其路墜者緣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墜者食之不復饑可半年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僊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出小說

束皙

晉武帝問尚書郎束皙仲冶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仲冶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東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業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冶為陽城令

出續齊諧記

沈約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貢徑寸栗者帝與沈約策栗事帝得十餘事約得九事及約出人問今日何不勝約曰此人忌前不讓必

太平廣記

卷九十一

四

四

四

出盧氏

恐羞死時又策錦被事出盧氏
又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不平蓋如
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罽毼也葬
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
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出史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

字無失

出國史

又太宗常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此行祕
書也

傅奕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

湊其處如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
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絨膝甚嚴固求
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

史纂

郝處俊

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克藥韋不知所從得乃
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為此事乃進狀自奏
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
竝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為乃止賞處
俊之博識也出朝野

孟詵

唐孟詵平昌人也父曜明經擢第拜學官詵少敏悟博聞多奇

太平廣記

卷九十一

五

舉世無與比進士擢第解褐長樂尉累遷鳳閣舍人時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因留飯以金碗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資不為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遠燒之果然禕之以聞則天以其近臣不當旁稽異術左授台州司馬累遷同州刺史每歷官多煩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議之出御史臺記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臣毛詩云吻吻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瑀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瑀曰臣按爾雅苹是賴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賴蕭又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

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詰言安姑有斷粟

金跳脫是臂飾

出盧氏雜記

賈耽

唐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乃是蕃虜來者而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以問其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出盧氏雜記

段成式

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來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鑄之時與近親闢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出南

楚新

又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嘗患之復以年長不加面斥其過而請從事言之幕客遂同詣學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遜謝而已翊日復獵于郊原鷹犬倍多既而諸從事各送兔一雙其書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從事輩愕然多其博曉故實於是齊詣文昌各以書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藝文該贍山簡云吾年四十不為家所知頗亦類此

出玉堂閒話

江陵書生

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許且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數百年前此州忽為洪濤所漫未沒者三二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為忽有人白之曰

州之郊墅間有一書生博讀甚廣才智出人請召詢之及召問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門僕嘗讀息壤記云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脈後聞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已毀損荆帥於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誌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

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太平廣記

卷百九十七

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司馬相如

謝朓

沈約

庾信

王勃

盧照鄰

崔融

張說

崔曙

王維

李翰

顧況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韓翃

楊憑

符載

王建

張度

白居易

元和沙門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賦詩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

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之賦而弗迨也故雅服焉相如爲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卿祥河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必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博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矣出西京襟記

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讚謝詩三日覺口臭出談藪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爲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爲詩曰

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卽已印訖出談藪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載

王勃

唐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藁出談藪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

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耻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黠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疇疇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出野僉載

崔融

唐國子司業崔融作武后冊文因發席而卒時人以爲二百年

來無此文

出國史異纂

張說

唐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藝之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異乎若施之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出大唐新語

崔曙

唐崔曙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續有佳句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其言深為工文士推服既天歿一女名星星而無男當時咸異之出明堂雜錄

王維

唐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間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以爲含英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李嘉佑詩也出國史補

李翰

唐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出國史補

顧況

唐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泛於波中詩曰愁見鸞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日餘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一詩故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出本

盧渥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牽來葉上及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獨獲其退宮

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
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間殷勤謝紅
葉好去到人間出雲溪友議

唐德宗

唐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有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
題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絕請託之門是時文
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上試制科於宣
政殿或有乖謬者即濃點筆抹之或稱旨者翹足朗吟翌日即
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公卿大夫已下無不服上藻
鑒宏詞獨孤綬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覽稱嘆久之因吟其
詞云化之式孚則必愛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甚
嘉之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

上悉令放於荆山之南而綬不斥受獻不傷放棄上賞為知去
就也出杜陽雜編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
容州天下榮之出國史補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
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為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
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
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
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
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
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

朗州刺史武陵寇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出雲溪友議

李端

唐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郎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為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為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擅場出國史補

韓翃

唐韓翃少負才名侯希逸鎮青淄翃為從事後罷府閒居十年

李勉鎮夷門又署為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目為惡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未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底狀報制誥關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云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出本詩事

楊憑

唐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為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

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出傳

符載

唐符載字厚之蜀郡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栖青城山習業
楊衡擢第宋濟先死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韋臯鎮
蜀辟為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臯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
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池載離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
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
曹參軍始依臯焉載與撰真贊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
水秋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覲麟閣之中及臯卒
闢總留務載亦在幕中及闢敗載亦免禍出北夢瑣言

王建

唐王建初為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彼我

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銅與
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
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嘗有宮詞詔令隱其文
朝廷以為孔光不言温樹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為
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
長時脫下銜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
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出雲淡友議

裴度

唐憲宗以玉帶賜裴度臨薨却進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
弟執筆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
留在人間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出因話錄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天兩星後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柿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以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居易觀題處暢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

極合杳狀奇新聞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變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

出雲溪友議

元和沙門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經往跨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八
日向有何人僧吟吟日見他
李發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出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杜牧

天嶠遊人

譚錄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瑑

鄭畋

司空圖

高蟾

杜牧

唐白居易初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
京師得之始植於庭欄門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
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
來未知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慙愧僧閒用意栽海鷺

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幙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踈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劔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疑爲元祐次之張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鍾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白又以祐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無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歎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疑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白輦下較之具言元白詩

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爲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爲囁囁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獅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牧守秋浦與張祐爲詩酒之交酷吟祐公詞亦知錢塘之歲白有非祐之論嘗不平之乃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爲祐得意之語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嫖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於祐耳出雲溪友議

天嶠遊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
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然悉爲丘隴松
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
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
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
言白日昇僊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出雲溪友議

譚銖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
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之
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覩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
下塚纍纍松柏簫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

詩出雲溪友議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
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
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
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
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
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

出閩川各士傳

王播

唐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後厭怠乃
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
名皆以碧紗罩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
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未了各

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出

朱慶餘

唐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吟改
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石無不繕
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尚為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曰洞
房昨夜停紅燭得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
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統未
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內矣出

溪友議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進士陳玘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名第及

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考試之中重

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庸雜論失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

韻緣題如白雲起封中詩元封中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

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相靈鼓瑟詩云善撫雲和瑟

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

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

不見江上數峰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

及起雖謝朓云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遠水還江

漢流之篇無以比也其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付史選

出雲溪友議

又

宣宗因重陽賜宴群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欵塞旋征騎和戎委

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
魏謩詩最出其兩聯云四方無事去神豫抄秋來八水寒光起
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拜謝羣寮聳視魏有德色極
歡而罷出行
情詩

溫庭筠

唐溫庭筠字飛卿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思豔麗
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多為鄰鋪
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
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口何不云近
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
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有名白頭
翁溫以蒼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帝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

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
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
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耶帝曰非
也又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耶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詞
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
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也幽國公杜棕自
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
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幽公聞
之遺絹千疋吳興沈徽云溫曾於江淮為親表檟楚由是改名
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為舉人假手侍郎沈詢之舉別施鋪席授
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於簾前請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
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

不得意也

出北夢瑣言

李商隱

唐李商隱字義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疎商隱未嘗展分重陽日商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觀之慙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劉瑒

唐劉瑒字子全幼苦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為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上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瑒獨當制一日近草詔百困筆不停綴詞理精當夜文帝復召至御前令草諭天下制瑒濡毫抒思頃刻而告就遲明召對帝大嘉

賞因而面賜金紫之服瑒以文學受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諭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於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業憂勤戒惕四載于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濶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卿士獻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且守舊地為明理在再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榛而刀斗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詞不多載

出鄭處誨所撰劉瑒碑

鄭畋

馬嵬佛堂楊妃縊所邇後才士經過賦詠以道其幽怨者不可勝紀皆以翠翹香鈿委於塵泥紅淒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

清無逃此意也丞相鄭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揚
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
者以爲眞輔國之句出闕史

司空圖

唐晉國公裴度討淮西題名於華嶽廟之闕門後司空圖題詩
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聲石闕莫教苔蘚上
分明認取晉公題出據言

高瞻

唐高瞻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能謂
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氈和露種日
邊和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葢守寒素
之分無躁競之心公鄉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云翰苑何曾休

嫁女文且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
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瞻獨策名也前輩李賀歌篇
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杜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卽
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不相遠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

文章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蔚

盧渥

韓定辭

姚巖傑

狄歸

杜荀鶴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賀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興

高駢

羅昭威

趙延壽

李蔚

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里徑來修
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
迅激舟子廻跋舉篙濺水近坐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

子荷於所司處士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略
 抒荒蕪李從之乃以柳枝詞曰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頭晨鳳
 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還道朝來行雨歸李覽之釋然歡笑賓
 從皆贊之命伶人唱其詞樂飲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嶸獻詩
 云雞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
 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出抒情詩

盧渥

唐左丞相盧渥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
 初毋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又旬日其弟紹
 自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又旬日第沉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
 又旬日第沼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墨至士族榮之及赴任
 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設祖筵遮於行路洛城為

之一空都人觀者架肩擊轂盛於清明灑掃之日自臨都驛以
 至於行凡五十里連翩不絕有白鬚傳卒鳴指歎曰老人為驛
 吏垂五十年閱事多矣而未曾見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時士流
 竊語以此日在家者為耻渥有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
 空善戲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
 靜谷聲偏響旆映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
 遺風詩版後為易定帥王存尚書碎之出唐關史

韓定辭

唐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試幕
 客馬或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
 譙別後巉壑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或詩雖清秀然意在徵
 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霞臺上神僊客學辨癡龍藝最

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
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或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
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
頰目之韓曰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
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
奉之或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咸欽其敏妙遂
傳於遠近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
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
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
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
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
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

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
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鬣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
以問張華曰此地僊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
矐磬之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
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出北夢
瑣言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卯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
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
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巖傑
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標不能
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為
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

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齋待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柰何獨言巴天耶肇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今日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

山據

狄歸昌

唐僖宗幸蜀有詞人於馬嵬驛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

歸與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泥楊妃不出名氏人

仰奇才

此即侍郎狄歸昌詩也出抒情詩

杜荀鶴

唐杜荀鶴嘗吟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筩筩或話於韋莊莊曰我道印將金鑲鑲簾用玉鉤鉤莊後西蜀為相

出北夢瑣言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為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賦競病兩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於是進爵

為公 出曹景宗傳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次同為求巖師誰之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為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迴首絕望便簫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曰瓏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臘夜夜迎新婦頃之其第季式為齊州刺史敖曹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可比走馬海邊射遊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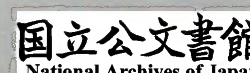
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 出談數

賀若弼

隋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涉書記有重名及隋文受禪陰有平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穎薦弼有文武才幹拜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若弼欣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若弼遺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平陳十策稱上旨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若弼為行軍總管俘陳叔寶 出賀若弼傳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寬之子也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大業中佐楊玄感起兵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亡抵平原賊



太平廣記 卷第... 四二
帥郝孝德不禮之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乃詣睢陽舍於村中
變名姓稱劉知遠聚徒教授經數月不得志乃爲五言詩曰金
風颺秋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眺聽良多感
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
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謚寄言世
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泣下數行義寧元年密僭據洛口會羣
盜百萬築壇稱魏公建元二年密自鞏洛鼓行伐隋兵敗歸唐
授光祿卿出河洛記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薊門之驍將也以討劉闢功授西川節度使一
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崇文遽至飲席笑曰諸君自爲樂殊
不見顧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詠雪詩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

崇文提戈出帥舊從軍有似胡兒射飛雁白毛空裏落紛紛詩
多中的皆謂北齊敖曹之比太尉駢郎其孫也出北夢瑣言

王智興

唐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譽幕府
旣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朋賦詩頃之
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盃盤迎接良
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今却取筆
硯以彩箋數幅陳席上衆賓相與持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
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
事禮爲揖讓王曰某韜鈴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
不免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老健兒
副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坐覽

之驚歎無已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即席爲詩以獻云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智興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云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岐贈絹千匹

出劇談錄

高駢

唐高駢幼好爲詩雅有奇藻屬情賦詠橫絕常流時秉筆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勲臣有文者駢其首焉集遇亂多亡今其存者盛傳於時其自賦言懷詩曰恨乏平戎策慙登拜將壇手持金鉞重身掛鐵衣寒主聖匡扶易恩深報効難三邊猶未靜何敢便休官二女廟詩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

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詠雪云六出花飄人戶時坐看修竹變瓊枝逡巡好上高樓望蓋盡人間惡路歧又聽歌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秋風起直到簫關水盡頭又寄僧筇竹杖詩云堅輕筇竹杖一杖有九節寄與沃州僧閒步秋山月

出謝蟠雜說

羅昭威

梁鄴王羅昭威世爲武人有膽決喜尚文學雅好儒生於廳所之側別立學舍招延四方遊士置於其間待以恩禮每旦視事之暇則與諸儒講論經義聚書萬餘卷於學舍之側建置書樓縱儒士隨意觀覽已亦孜孜諷誦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襍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又僻於七言詩每歌酒

謙會池亭遊覽靡不賦詠題之屋壁江南有羅隱者為兩浙錢
鏐幕客有文學昭威特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隱悉以所著
文章詩賦酬寄昭威昭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曰羅江東今
鄴中人士有諷誦者嘗自為大廳記亦微有可觀出羅昭威傳

趙延壽

偽遼丞相趙延壽德鈞之子也仕唐為樞密使清泰末自太原
陷虜耶律德光用為偽丞相綜國事晉少主失政延壽道戎王
為亂凡數年之間盜有中夏實延壽贊成之力也延壽將家子
幼習武畧郎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為意亦甚有雅致常在虜庭
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動陰山雪滿郊探水人迴移帳就
射鵬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饑還啄馬渡冰河渴自路占得高
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稍南人聞者往往傳之趙延壽傳

趙延壽傳 二頁終

